

青春潮起



（CFP 图）

又是一个仲夏夜,没有睡意的我拉开窗帘看夜景。月亮在混沌的夜空中徘徊着,我的思绪也随之越飘越远,不自觉还带上了几缕淡淡的乡愁。

记忆里的老家是美丽的,村前村后的

家乡的夏天

□张 飞

池塘里,每到盛夏都开满了睡莲。我曾问过家中长辈,才知道它们不是特地栽种的,不知风从哪里带来的种子,飘落在池塘里生根发芽,渐渐长叶开花。小时候的我喜欢蹲在池塘边,睁大眼睛盯着鱼儿在清澈的池水中游来游去。午后烈日当空,不想睡觉的我便偷溜到池塘边的榕树下乘凉。那棵树年纪不小了,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才能围住。我常坐在它虬结的气根上,时而瞧瞧池中清雅的莲花,时而远眺田里翻滚的稻浪。有时鸟儿从枝叶间探出头,发现树下有人便会扑棱着翅膀飞走。望着它们远去的身影,我开始浮想联翩,盼着自己也能长出翅膀,混进鸟群在空中自由翱翔。

儿时的我也喜欢在乡间的小路上肆意奔跑,享受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的快感。跑累了停下来休息,摘一把路边的野草,我便拿它逗弄路过的鸡鸭。一旦发现邻居家养的大鹅出来遛弯,我定要凑过去挡道。看它被我拦住去路,在原地急得团团转,我就乐不可支。

若问家乡何时最美?我会说是夏季的傍晚时分。一到这个季节,我常会爬上老厝的天台,坐在上面看日落,夕阳总把天空染成橙红色,给远处的山峰镀上一道金边,红彤彤的火烧云,看起来好像谁在空中打翻了一盒的胭脂。家家户户的烟囱也升起了炊烟,丝丝缕缕缠着饭香,仔细闻还能猜出大家晚饭吃什么,比如我家是阿嬷焖的咸饭,隔壁阿婆做的是炸醋肉。等到太阳在层层叠叠的燕尾背后落下,大人们才会扯着嗓子,呼唤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:“回来呷饭啦!”

城里的夏夜常让人觉得闷热,乡下则不同,这里入夜后,风仿佛带着井水的凉意,犹如阿公泡的仙草茶,清润又沁甜。这样的夜晚,我一向闲不住,总要约上小伙伴,提着竹篾编的小灯笼在村里“探险”。我们有时去老井边的石板下寻“土笋”,有时去老厝檐下找蝙蝠,更多的时候是跑去草丛逮夜晚才出没的昆虫。一群孩子在村道追逐嬉戏,不时还会被路过的长辈叫

住,叮嘱不可玩得太晚,得早点回家睡觉,才能快快长高。

即使落单了,我也不觉得孤单,因为可以去村里的一位阿婆家玩。她也是我童年的“大伙伴”,村里人都说她有一双巧手,不仅会下地耕作、操持家务,还会缝补衣裤、修理物件。阿婆住的老屋离我家不远,我每次都是搬一张小板凳去串门,然后坐在门前的枇杷树下,一边看她修补坏掉的老物件,一边听她“讲古”。那些带着奇幻色彩的故事让我百听不厌,直到长大后回想起来,仍觉得十分有趣。

一阵凉风吹过,打断了我纷飞的思绪。再次望向窗外,夜色已经变得明朗,月亮高悬空中,还伴着星星点点。我掏出手机想给老家的亲人打个电话,又担心打扰他们休息,转念一想,罢了,不如就先枕着心头的念想睡去,或许很快又能在梦里重温在家乡度过的夏天时光。

（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）

架子床

□侯慧茹

今年家里重新装修,客厅水泥墙贴上了漂亮的瓷砖,日光灯变成带水晶坠子的吊灯,连沙发也换成实木款的。唯独阿嬷的那张旧架子床没丢,依然占据卧室一隅。

暑假回家,我像小时候那样与阿嬷挤在这张旧床上,翻身时听见床架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,我不由得好奇地问阿嬷为何不换一张大床,睡着更舒服。阿嬷听了直摇头,说她睡硬床板更习惯。接着又念叨这张床陪了自己四十多年,早就跟家里的墙、梁成为“一伙儿”,哪能说换就换。

仔细想想,这张架子床的“模样”似乎从未变过。它由四根柱子撑起一个床顶,三面还围着挡板,板上雕刻了精致的花纹,即使时间过去许久,纹路依旧清晰。

床的外围还挂着一顶粉红色的蚊帐,纱面早被洗得发白,边角磨出了不少小窟窿。但阿嬷总选择将它缝缝补补,一直不愿换新的。

这张床靠近床顶的位置,阿公还“加装”了一个用木板搭的置物台。它的位置不算低,我过去经常躺在床上,尝试伸直腿去够那些木板。可脚丫在空中晃了半天,始终碰不到木板,有次急了,我还在床上连蹦带跳,试图用脑袋去顶木板。后来个头长高,我站在床上,抬手不仅能摸到木板,还能轻松帮阿嬷拿置物台上的旧行李袋。时光就这样悄悄溜走了,曾经够不着的高度,后来变成随手可及的日常,如同阿嬷的白发,不知不觉也添了许多。

说到那个旧行李袋,也算是“老古董”了,上面没有锁扣,拉链一扯便能打开。我曾翻过里面装的东西,知道当中有家里的族谱,也有几本塞满旧照片的相册。不久前闲来无事,我又翻了一回那个行李袋,才发现里面东西多了一些,其中有几本阿公以前爱看的书,书中的内容各有不同,有酿酒的配方,也有治病的草药方子。有本书的封面已不见踪影,还散发着一股霉味。但翻开一看,还能瞧见阿公留下的笔记,我想这或许就是阿嬷将这些书收藏起来的原因。

关于这张架子床的回忆,总带着股热热闹闹的劲儿。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跟堂姐们在床上玩“过家家”,大家各自扯一张床单当披风,在床上绕圈走,模仿电视剧

里的角色。有时懒得披床单,就直接分派角色,我抢着当“主角”,堂姐只得演“坏人”,有时还得反串“书生”。每次听见我们的笑声,阿嬷都会打趣说:“吵得能掀翻屋顶咯!”

这么想来,这张架子床的确不只是一件旧家具,它更像是一个“时光机”,装着一家人的生活点滴。阿嬷躺在上面,能想起阿公在灯下看书的模样,想起我和堂姐们吵吵闹闹的午后。看着那些雕花里藏着岁月的温度,补过的蚊帐兜着晚风的痕迹,连床架“咯吱”的响声,都像在跟过往打招呼。我猜阿嬷不愿换掉它,也是舍不得那些写满故事的岁月吧。

（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4级学生）

花季新语

感受夏日

□林欣桐

午后坐在窗前看书,听着窗外蝉鸣阵阵,倦意渐渐袭来。正想合上书去打个盹,我忽然瞥见一句诗“夏条绿已密,朱萼缀明鲜”,当下来了精神,想出门循着诗句去寻找夏日的踪迹。

此时离家不远的荷塘里夏日气息正浓。荷叶铺展如碧玉盘,不时还会随风轻轻摇晃。满池绿叶的映衬下,朵朵荷花犹如倾国倾城的佳人,美得令人心醉,它们有的半拢着花瓣,有的露出嫩黄的花蕊。时而几条红鲤鱼游过,尾巴一甩,瞬间便把平静的水面“搅”得波光粼粼。我忍不住想伸手碰荷叶,谁知脚步惊动了躲在叶下的小青蛙。还没来得及看清,它就一头扎进池塘里,只留下层层涟漪让我回味。

夏日的雨总是突如其来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转眼间又是乌云密布、电闪雷鸣。豆大的雨点从空中密集落下,掉在老厝外墙上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,远处老厝外墙上的滴水兽哗啦啦地“吐”着雨水,那声响比戏台上的鼓点还要喧闹。我站在屋檐下躲雨,抬头可见雨滴不停敲击着石板路,转眼间又汇聚成水流顺着地上的缝隙溜走。终于雨过天晴,天边挂起

一道彩虹,我刚想跑出去拍照,却发现脚下不知何时冒出一只蜗牛。见它慢悠悠地爬过湿漉漉的石板路,我只得跟着放慢了脚步。

突然想起乡村的夏日,那里的村道边、田埂上、草丛里,也常能看见各种小动物。林子里的蝉是最活泼的,它们好像不知疲倦的歌手,声调忽高忽低,往往是一只“领唱”,接着便有无数只跟着和声。日落时,躲在柴垛下的蟋蟀开始叫个不停,纺织娘也会发出叫声应和。直到夜色降临,萤火虫才“提着灯笼”从树丛里飞出来凑热闹。这时,人们也纷纷搬出椅凳,或是在桥头,或是在树下,享受暑气退散后的清凉。皎洁的月色下,常见几户人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,欢声笑语随风飘向远方,好似也引得月亮笑弯了腰。

原来,夏日的景致是不需要刻意寻找的,它早就藏在荷叶上的露珠里,在骤雨的鼓点中,也在蝉鸣的间隙间和每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瞬间里。如同书里说的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,当目光掠过一片叶、一滴雨、一声虫鸣,夏日便悄悄“住”进了我的心里。

（作者系安溪县铭选中学初一年学生）

那一刻的幸福

□傅毓莹

去年夏天的天气经常阴晴不定,记得那天放学时,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,仿佛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我望着窗外,心里涌起一丝不安。果然,没过多久,豆大的雨点便砸落下来,转眼间就变成倾盆大雨。

看着有伞的同学们陆续离开教室,没带伞的我在座位上坐立不安。眼看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,窗外的天色更暗了,我心里开始盘算着离校学校就两站地,大不了淋雨回去。又过了一会儿,见雨势没有减弱,我便抓起书包下楼,随后将它顶在头上,冲进雨里。刚跑到校门口,就看见不少家长撑着伞在等候,我左看右看,却没发现熟悉的身影。正打算硬着头皮往雨里钻,头顶突然一暗,雨好像停了,抬头一看,原来是母亲来接我了。她的刘海湿漉漉地贴在额头,估计是跑着来的,喘气声也格外明显。

“傻孩子,怎么不等我?”母亲说话时还带着喘,她一边把自己的薄外套往我身上披,一边解释说:“我从单位赶过来,路上有点堵,让你等着急了吧?”外套上还带着母亲的体温,我套在身上感觉犹如被一股暖

意包围,幸福感也随之涌上心头。母亲接过我的书包,又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盒子递给我,笑着说:“这蛋糕本想带回去给你当点心,要不要现在吃点,补充一下体力?”我打开盒子,先拿了一块塞进母亲口中,她愣了一下,随即笑得眉眼弯弯,嘴里却说着自己不爱吃甜的,让我多吃点。

回家的路上,母亲把伞一个劲地往我这边歪。刚开始我没在意,后来才发现她的一侧肩膀露在伞外,衬衫肩上的颜色深了一大片。我赶紧把伞往母亲那边推了推,她察觉后又把伞挪过来,还念叨着:“不用管我,你别淋着就行。”一边说着,母亲还一边把我搂紧了些,生怕我被雨水淋到。

我们母女俩就这样并肩走在雨中,伞始终偏向我的一侧。那一刻,我读懂了幸福,它其实就裹在带着体温的外套中,藏在那句“你别淋着就行”的念叨里。原来幸福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它就像母亲的伞把所有风雨都挡在了外面,只给我留下一片干燥的暖意。母亲的爱从不声张,却总把最好的都悄悄往我这边倾斜。

（作者系石狮市华侨中学初一年学生）

喜欢的旋律

音乐课上,老师问:“同学们,你们喜欢什么音乐?”有位同学反问道:“老师,您先说说看?”老师想了想说:“我更喜欢圆舞曲,你呢?”同学立马回答:“我更喜欢下课的铃声。”

表 扬

儿子:“家长会上老师表扬我了吗?”

爸爸:“没有,听了半天也没有听见你的名字。”

儿子:“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的名字后说等等了吗?”

爸爸:“说了。”

儿子:“那就是表扬我了,我一般在等等里头。”

（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）

文心初萌

快乐的暑假

□许翔兮

的。再转头一瞧,表哥表姐早已套着泳圈跳进河里,欢快地游泳了。

突然,我的后颈一凉,回头看原来是表弟举着水枪在“偷袭”。于是一场激烈的“打水仗”开始了,有水枪的人忙着“扫射”,没水枪的人则直接用手泼。一时间,河面上水花四溅,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此起彼伏。大家笑着、闹着,欢笑声与水声交织在一起,犹如一首热闹的交响曲回荡在空中,久久不散。

直到玩累了,我们才被外婆喊回岸上休息。大家换上干爽的衣服,一边啃着冰凉的西瓜,甜丝丝的果汁在口中“爆”开,疲惫很快也烟消云散,感觉天气仿佛都没那么热了,连带拂面的河风都变得轻柔,令人感到无比畅快、愉悦。

（作者系泉州市晋光小学六年级学生）

爱种菜的爷爷

□洪昭安

去菜地摘藕。每次走在菜地里,他都是小心翼翼的,生怕踩到还在生长期的“菜宝宝”。爷爷常能迅速通过蔬菜的叶子分辨它的长势如何,就像采摘胡萝卜时,他就告诉我:“只要看见叶子茂密,就说明地下的胡萝卜个头大。”根据他教的方法,我有次自己去菜地采摘蔬菜,果然从一把挤挤挨挨的绿叶下发现了一个又大又嫩的胡萝卜,带回去让爷爷做成菜,滋味更是美味可口。

爷爷有时还会蹬着三轮车去附近的养牛场买有机肥,回来后顾不得喝口茶,他又会马不停蹄地给菜苗施肥。爷爷经常的菜地一待就是一个下午,一会儿摸

每日佳句

一个人真正的成长,不是与他人攀比,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。

佳段选读



我家的老黄牛很壮实,它的头上有一对弯曲的牛角,鼻子上挂着一个圆环。走近看,会发现它的睫毛长长的,很漂亮。这只老黄牛勤劳又能干,春日里,大人们给它套上犁地的工具,只要吆喝一声,老黄牛就会任劳任怨地在田地里翻土,默默把泥土犁得松软,以便后续播种。到了盛夏时节,老黄牛的劳作也不停歇。瞧,烈日下,它仍在忙着将收获的稻谷拉进谷仓。秋天是丰收的季节,每到这时,不仅田里的水稻成熟了,麦子、玉米也迎来采收季。老黄牛更忙碌了,它总得拉着运送粮食的车子,一趟又一趟往返仓库,一刻不得闲。只有到了冬天,老黄牛才终于能休息,不过寒冬过去,它又要帮大人们耕地、撒种,为新一年的劳作继续忙碌。

老黄牛是我们家最棒的帮手,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想自己也要学习它不怕累、肯吃苦,成为一个脚踏实地做事的人。——《老黄牛》(陈钰桐,泉州市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四年级)

上课时,老师说要用杯子和纸板做一个名为“纸板托杯”的小实验。教室里气氛瞬间沸腾,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些简单工具能完成怎样的实验,我也暗自琢磨老师的用意。

实验开始后,老师先将杯子装满水,接着又拿一块纸板盖住杯口。很快纸板的边缘被水浸湿了,杯内还冒出一颗颗小水珠,它们就像章鱼触手般紧紧吸附在纸板上。紧接着,老师又按住纸板迅速将杯子倒扣。我的心不由得怦怦直跳,担心水会洒出来,周围的同学也都屏气凝神,紧盯着水杯。当老师小心翼翼地松开按在纸板上的手时,神奇的现象出现了,纸板居然没有掉落,仿佛被一双隐形的托住,依旧紧扣杯口。最后老师解释说,这是因为杯子装满水后内部几乎无空气,纸板被水浸湿后贴合杯口,倒扣时外界大气压大于杯内水对纸板的压强,所以才不会掉落。老师还说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,只要细心观察,总能有新的发现。

——《一双隐形的托手》(陈彦霏,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)



（CFP 图）